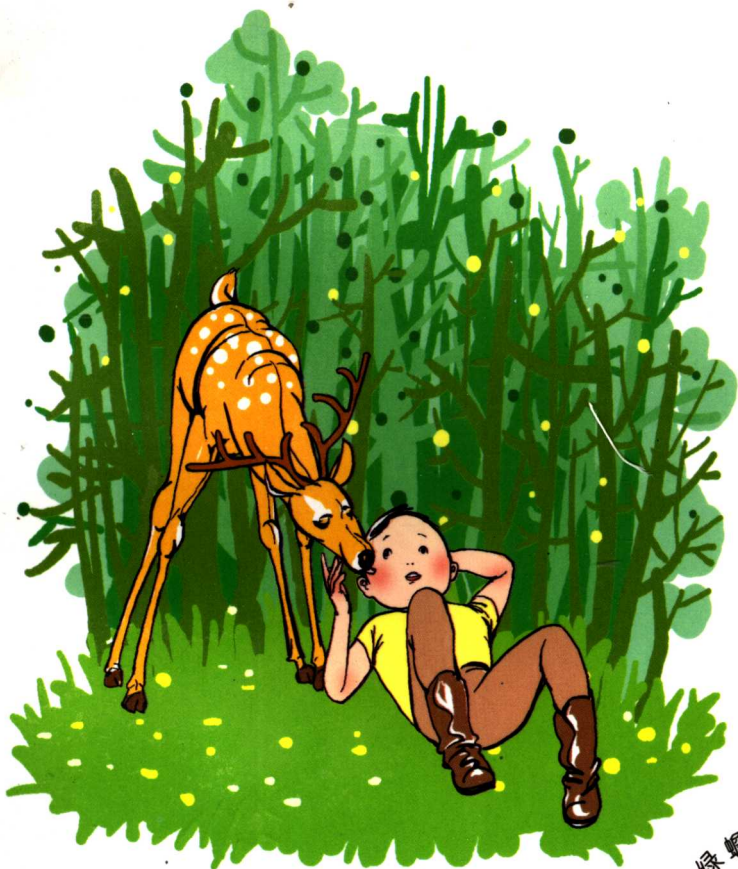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

劫 持

左 泓 著



JIECHI JIECHI JIECHI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

ZHONGGUO DANGDAI SHAO NIAN XIAOSHUO

劫 持

JIECHI

左 泓 著

ZUOHONG ZHU

中国当代少年小说·绿蟾蜍丛书

劫 持
左 泓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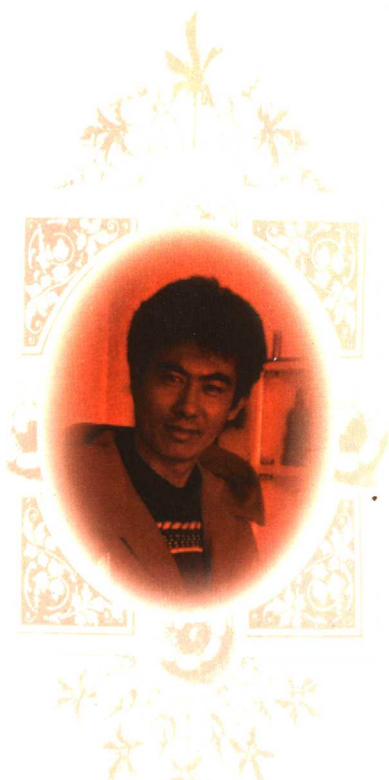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城乡街 76 号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7.375 印张 128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

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00001-10000 定价:10.30 元

ISBN 7-5434-3214-5/I·365



作者简介

左泓，本名王左泓，1955年12月27日生，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任黑龙江作家协会专职作家。迄今发表中长篇小说二百余万字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危险森林》，中篇小说《魔鬼河》、《风中传说》等。获各类文学奖十余次。

2003/12




『绿蟾蜍丛书』 致辞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：

提起蟾蜍，你们甚至你们的老师家长也许都会说，不就是又脏又丑的癞蛤蟆吗？怎么用它做书名？其实，蟾蜍很有点像不被认识的丑小鸭，别看它样子有点疙里疙瘩的，一点儿都不漂亮，可它清除害虫、保护庄稼，对农业、对人类是有益的。古人把它作为图腾来崇拜，张衡著名的“候风地动仪”上就有它的造型；而“蟾宫折桂”则历来被比喻为科举中第，金榜有名。所以，我们用它来命名这套中国当代少年小说丛书，自然有着深切的寄托和希望。

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和你们一样，是那些正在长大的少男少女。他们朝气蓬勃，他们勇于探索，他们混沌初开，他们我行我素。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，但还不够成熟；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，但还表现得很稚嫩。他们的语言，常会让家长老师吃惊、担忧；他们的举动，常常表现为调皮捣蛋或越轨出格。可是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就会发现，他们是



那么质朴可爱，他们需要理解和关怀，需要得到应有的承认。他们就像蟾蜍一样，乍看上去可能会让人觉得别别扭扭不舒服，但细细观察、了解，就会发现蕴藏其中的真善美。谁又能说活泼好动、有自己的想法和尊严，不是少年成长的健康要素呢？谁又能说有过失和不足，甚至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，不是少年成长的必然经历呢？只要有了适当的引导，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爱护，他们是可以自我提高，成为对祖国、对社会有益的人。

“绿蟾蜍丛书”由北董先生主编，有十位热爱少年、理解少年、深受少年读者喜爱的知名作家撰写，书中反映的主要是当今少年的生活。愿你们通过这套书，能更好地认识自己、认识世界，做一个生活中的智者和强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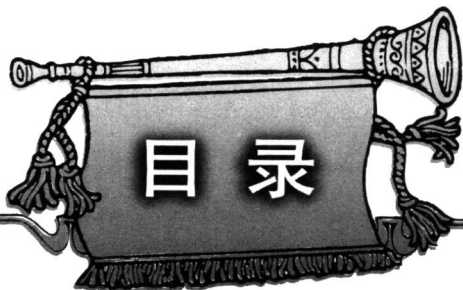
绿蟾蜍——是充满活力和青春希望的象征；蟾宫折桂——是我们对每一位小读者的衷心祝福。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998年3月



『绿蟾蜍丛书』
致辞



■ 鬼峡	(1)
☺ 邮递马车	(13)
☼ 遥远的夏天	(31)
☽ 连接冬天和春天的日子	(73)
☼ 季节的颜色	(100)
❄ 冬天	(126)
☀ 火鸟	(149)
◆ 开江	(164)
☺ 朋友	(188)
☆ 劫持	(210)



鬼 峡

GUIXIA



金锁懒懒地躺在河岸上，像条吃饱喝足的狗那样，有心无心地看着眼前的景色出神。他刚跟叔叔金满斗喝完半斤酒，许多柔软灵活的小虫子，咬得他血管痒痒的。他恍惚看见蛤蟆河的河岸立起来，河水迸裂着滚动着发出巨大的碎裂声，朝下游流去。河两岸的灌木林在这声响中颤抖着。

“锁子，再有两天，也许一天，咱们就可以放排啦。如果这趟能平安地到松峰镇，你就拿了钱回家，盖幢房子，好好学习，再过几年娶个媳妇。”金满斗眯着有些充血的眼睛，张大满是黑牙的嘴巴，像熊似的打了个哈欠：“你得接着上学，有了钱，你就不用理你那个没人味儿的后妈了。”

金锁点点头，他的眼前出现了那张肥大的脸。这个母夜叉，金锁初中没毕业，她就一天也容不下他了，连骂带打把他赶出了门。

“到时候，你手脚利索点，就没毛病。筏子这玩意儿，全靠人摆弄。”金满斗趴在枯干的草上，把一根苕条劈成牙签儿，抠塞在牙缝里的肉丝儿。

“我总怕不行，昨天还做了个噩梦，筏子散了，咱们全都给淹死了。”金锁眨着那双纯净的大眼，蛤蟆河在他黑色的瞳孔中流着。

“你呀，就是有点儿单薄，得学会使劲儿。”金满斗把抠出来的肉丝有滋味儿地嚼着，咽了下去。

金锁感到太阳把周围的山林点燃了，灼人的火焰烤得他口干舌燥。他跳起来，沿着河岸朝下游跑几步，跳上躲在河弯的木筏。这木筏足有一百米长，一色的红松，用苕条和黑桦梢子拧死，一根褐色的钢缆，紧紧拽着木筏的鼻子。金锁听见钢缆在强大的拉力下，像琴弦那样嗡嗡地响，像在唱一支什么歌。一只花肚皮的鸟刚落到上边，就被震得差点儿一头栽进河里去。它在空中划了个美丽的弧线，飞了。

从西风嘴子绕过来的蛤蟆河，在桃花水下来时，骤然变成了凶猛无比的黑鱼，它在横躺竖卧的山峦中，吼叫着往外蹿，想到黑龙江中去显威风。这时候就有一些艺高胆大的人，把山上的空山木拖进河里，扎成木筏，放到黑龙江，到下游的镇子去当暴发户。

金锁拿起那支韧性极强的水曲柳撑篙，顶住河岸，用力朝外撑去。木筏缓缓向河心移动，黑色的河水不断撞在上边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

金满斗眯着眼睛，看金锁把两腮鼓圆。他敞开怀，朝金锁喊道：“篙要点得准，用力，哈腰，弯腿……这样，对，这样……”

金锁觉得他的力气从篙上一直传到河岸，河岸被他撑开了。那些高大的柳树、椴树和白杨朝他栽下来。他忙松了篙。

“好小子，能当把好手！”金满斗咧着大嘴笑，“怕死吗？”

“死？”金锁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他看见筏子狠狠地撞在岩石上，一声沉闷的巨响。他跳下筏子，站到金满斗跟前，看着他那张变得残忍的脸。

“对，我还没问过这事儿。”金满斗的眼睛像刀子那么锋利。

“死？”金锁舔舔嘴唇，他忽然口渴得难受。

“嗯，死。”金满斗脸上的肌肉被什么牵动着一跳一跳的。

“我……我还没想。”金锁觉得头有些晕。

太阳还没落下山，就被蛤蟆河冰冷的水浸灭了。夜色像河里的黑水无边无际地涨上来，淹没了一切。金锁抬头看看天，连颗星星都没有。黑色的夜风，像醉汉那样在他身边摇摇晃晃地走路，不时把他撞得一

晃一晃的。他站在窝棚边的河岸上，看着河水中不时浮动起白昼的碎片，仿佛一条条鱼轻轻地在水面上掠过。

忽然一个悲凉的声音在河对岸响起来，那声音撞在远处的山峦上，爆发出耀眼的火花，那红的光辉像鸟群在头顶盘旋着。金锁的头发立刻站立起来，像钢丝似的铮铮作响。他仰起头望着漆黑的夜空久久不动。

“锁子，你听到了什么？”金满斗从窝棚里跑出来，他的眼睛还留着窝棚里松明子燃起的光亮。

“有人在喊，声音是红色的。”金锁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喊？”

“女人。声音都扯破了。”

“她在喊一个男人。”金满斗的声音也在发抖。

“是个男人的名字。”金锁说。

金满斗的拳头擂在腿上，他把十个指头插进头发，蹲下身子。在蛤蟆河放排的人，都知道有一个屈死的女人在呼唤情人。无论是谁放排，只要听到那声音，就把木筏放进河里，放上自己的衣物，让筏子漂下去，人们就很快看见，那木筏会被浪涛推在岩石上撞得粉碎，衣物被收走了。再扎木筏又赶不上桃花水，只好第二年来这里。

“叔，你咋了？”金锁觉得有些不妙。

“你回家去吧。”金满斗站起来，把冰冷的手按在金锁肩上：“这筏子不牢靠啦。”

“不，我不回去，你一个人怎么行？”金锁摇摇头。

于是，金满斗讲了上面那个传说。

“那……你也别去。”

“不，我得去，这十年，我都没过去十六拐，今年我非要过去，我也像你，缺钱。”

他们重新走进窝棚，谁也不说话了。金锁总是看见那红色的鸟群，那简直是一幅奇景；那声音太惨了，那女人一定很孤单。金锁的身上开始冒汗，他很快就大汗淋漓了。他一掀被子，坐起来：“叔，酒桶呢？”

“鹿皮口袋里。”

金锁摸到装杂物的鹿皮口袋，拽出酒桶，仰脖灌了一大口。他直喝到全身像着火一样，神经被烧灼得很快抽搐了。他一头栽倒在铺上。

第二天，桃花水又涨高了许多。他们把东西都移到了木筏上，还搭了个很简单的窝棚。

“到了黑龙江，筏子就稳当多了。留神靠边走，别让筏子漂到老毛子那边就行。四天就能到松峰镇。”金满斗把随身带的东西，一件件装进一只大皮口袋：“就是鬼峡难过，整整十六拐。”

“松峰镇大么？”金锁看着那只口袋被一点点塞

满。

“不小。”金满斗看了金锁一眼，“到了那儿，木头一出手，咱们就先进澡堂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去电影院看电影……再找个好饭馆，喝一瓶好酒，睡觉……睡觉当然要睡好旅店……不过那弹簧床真叫人头痛，在那睡上一夜，比干一天活还累。那屋里可是有电视看……”

“镇子里有好玩的地方吗？”金锁问。

“当然有，有个长满樟子松和雪松的公园，那里有两个挺好看的亭子，”金满斗把一个缝制精细的小鹿皮口袋拿在手里，“都让谈对象的小青年占啦。一看他们的亲热劲儿，我就不敢往前走。”

“哈哈，叔，你真有意思。”金锁笑起来。

风把绵羊似的云朝天边赶。地面上的云影斑驳。河面上水波亮得耀眼。早来的山雀子叽叽啾啾地叫着找伴儿。从山坡上淌下来雪水的腥气。热风把人吹得想发疯。

“锁子，我得把它托付给你。”金满斗举了一下手中的小鹿皮口袋，眼睛忽明忽暗地闪着：“我万一有个好歹，你把这个口袋送给蛤蟆河上游，马架子村的一个姓张的寡妇，她叫杏花。”

金锁点点头。

“这是我用命换来的，可惜太少啦。”金满斗把鹿皮口袋打开，里边是十来块银元，一小瓶沙金和一叠

人民币。

金锁把口袋接过来，他觉得这口袋沉得有些拿不动。他的头猛地涨大起来。

“你有什么托付给我的吗？”金满斗问。

“没有。哦，给家里捎个信儿就行。”金锁说。他仿佛看见自己已经躺在那些撞碎的原木中间，血肉模糊……

“其实，我早该把她娶过来，她那时就跟我说不不要钱，跟着我就行。可我不干。我是男人，总得要个面子，放排人哪个腰里没有个万八千的，我要红布铺地，彩旗遮天，八抬大轿……”他的眼睛变得有光彩了，盯着远山出神。

“我来给你吹喇叭。”

“不够格。我请县城里的吹鼓手。雇辆大客车，把他们拉来……”

“你得请村里的人看台戏。”

“我要雇最好的‘二人转’戏班子，唱三天三夜。”

木筏的缆绳刚解开，就被水流卷入了大流，它越漂越快。金锁觉得像骑上了一匹苏高雪走马，两山迅速向后倒下去，风变成有质感的石头，打得他的脸麻苏苏地疼。他握着篙，挺立在木筏子上，威武得像个将军。他回头看了一眼把大棹的金满斗，兴奋地一笑。



河面上翻滚着许多巨大的倒木，

木筏子撞在上边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。河水浑浊起来。金满斗在后边骂道：“这帮狗杂种。想拦老子的路吗？锁子，撑开它们。”

金锁忙挥起篙。

忽然，辽阔的天空中传来一声凄惨的呼唤声。那声音像很亮的阳光，撞碎在河面上，变成许多闪光的金箔飘舞着。金满斗仰着没有血色的脸，在空中寻找着：“锁子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，是昨夜的喊声。”

“它妈的，活见鬼。”

“呜——欧！”这声音像鸟一样飞上天空，又像山峰倾倒下来。它拖曳着一个很长的影子，盘旋在头顶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“你听，它在喊谁？”

“这是个男人的名字，不，也许这不是人的喊声，是风。”

那声音撞在对面的山上，折回来，又撞在另一座山上，它像只受伤的鸟儿那样流着血，叫声越来越弱。

“你是哪里的鬼魂？是缺钱花了，还是缺酒喝了？我金满斗可不是吝啬鬼，拿去，拿去！”金满斗扯开羊皮口袋，抓出一把钱，用发抖的手点燃了。他看着那钱由蓝色的火化为白色的灰。接着被一股风掠走了。他又往河里倒酒。



木筏的缆绳刚解开，就被水流卷入了大流，它越漂越快。

金锁惊恐地呆立在那里，篙从他的手中滑落下去，他也跌坐在木筏上。

“锁子，那声音是杏花的，她在喊我。”

“瞎说。”

“我有一阵曾经想过，这声音是她。”

“这也许是什么野兽在叫。”

“她死啦，一定是投河死的，她死的时候都在喊着我。”

河水变成黑色的，不时有黑鱼嘴巴似的漩涡在身边幽幽地叫。他们爬起来，一个把住大棹，一个握住篙。

金锁的眼睛很快充血了，他的耳边只有金满斗的吼声，他忽而把篙撑向左边的河岸，忽而把篙撑向右边的河岸。他身体的每一条神经和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发抖。他凭自己的感觉，控制着木筏的方向。木筏从河水中升起来，滑向血一样红的天空。他畅快地呼吸，眼睛格外亮。

五拐……十拐……十五拐……当他们的眼前变得开阔起来时，金满斗忽然扔了手中的大棹，疯狂地笑起来。笑完又悲恸地大哭，他一头栽倒在木筏上，死人似的一动不动。

“叔叔，你咋啦？”金锁摇摇他。

金满斗的眼睛翻了翻，喉咙滑动了一下，吐出口臭气，吃力地说：“我以为杏花……要把我在这儿招